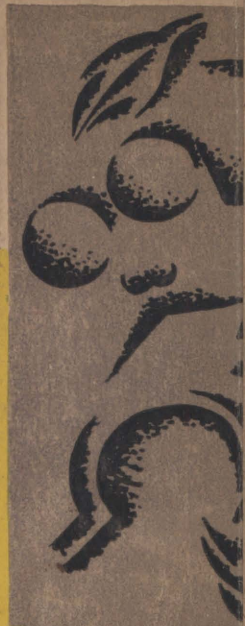


# 鄉情集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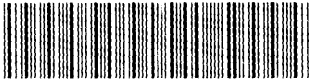
(113)



蔣光慈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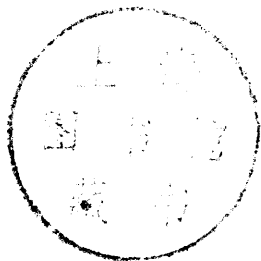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3 05998

# 鄉情集

- 一· 牯嶺遺恨·····一
- 二· 鄉情·····一〇
- 三· 給某夫人的信·····二四
- 四· 我應當歸去·····四〇
- 五· 寫給母親·····四八

附譯詩兩首



一·新的露西·····	六六
二·在火中·····	七八

## 牯嶺遺恨

在雲霧瀾灩的廬山的高峯，

有一座靜寂的孤墳，

那裏永世地躺着我的她——

我的不幸的早死的愛人。

遙隔着千里的雲山，

我的心是常環繞在她的墓前。

牯嶺的高——高入雲天，

我的恨呵——終古綿綿！

若說人生是痛苦的，

爲什麼我此生也有過一番的遭遇

若說人生是快樂的，

爲什麼她就這樣短促地死去？

姑娘，你躺得靜靜地，

只有雲霧來做你的衣；

姑娘，你躺得靜靜地，

只有明月來與你爲侶。

可是我呵，我只有永世的悲哀；

可是我呵，我只有無涯的孤寂。

那甜蜜的過去，那不可挽回的……

姑娘，我只有空空的回憶。

本願年年來到你的墓前，

多多地流連！多多地流連！

痛哭也是好的，惆悵也是好的，

只要能深感着舊日的欣歡。

但是而今到處是荆棘連天，

旅行是這般地艱難！

只能遙遙地招魂，

不能前來墓前祭奠……

你死去了已經兩年，

這兩年我飽受了無數的悲歡，

但這是我與民衆共同的呵，



我的生活只有孤寂的一面。

我已經失去了慰安，

我與你此生是再不能相見！

這樂和苦，這辛和酸：

姑娘呵，你怎能來和我分一半？

兩年來我也不知老了多少！

雖然我的年齡還輕——三十未到；

奈何我爲着你總是深深地傷悼，

又活活地爲着祖國的悲哀所籠罩！

會記得我在你的面前宣言，

我的詩要歌吟着民衆的悲歡，

縱然我是飄泊，顛連，

但是我的心願永不變。

而今我的心願依然仍舊，

可是祖國雖大我難以居留；

你將如何同我一樣地悲憤呵！

若你還生存在人間的時候……

唉！我該有多少話要向你說！

我是如何地需要你的安慰與扶助！

但是命運注定了，注定了……

往日的欣歡只能向夢裏去追求。

算了罷，我也勿須多多地哭你！

你躺在那兒好好地安息！

你所給與我的我已經滿意了，

此生究竟還能與你同住了片時。

消逝了你那天生的美質，

存留着你那給與我的情義；

人生雖然就同幻夢一般，

但這幻夢裏究有不可忘却的真實。

請你放心罷，我永不會忘情！

請你放心罷，我依舊地歌吟！

我歌吟，我勇敢地歌吟，

一半爲着你，一半爲着革命。

姑娘，你躺得靜靜地，

只有雲霧來做你的衣；

姑娘，你躺得靜靜地，

只有明月來與你爲侶。

廬山的風月永遠是清幽，

你在那兒終古地漫遊，

漫遊，漫遊，朝朝與暮暮，

永遠隔絕了人世的煩憂。

讓我在生活中永遠地孤寂，  
只留着對於你的一番回憶。

讓我爲着紀念你的原故，  
永遠守着我那革命詩人的誓語……

一九二八，十一月，六，若瑜兩週年忌日

## 鄉情

從故鄉來了一個友人，

向我報告了許多消息，  
他說故鄉已改了面目，  
完全不如那平靜的往昔。

他說兵和匪鬧不分曉，  
爲官的只知道自己的腰包；  
有錢的被綁票  
無錢的更難熬……

我已經八年未歸故鄉了，

故鄉的情事對我久已模糊；

他向我提起來了一個人的名字，

頓令我想起兒時的景物。

在村鎮的北頭有一條小河，

小河的兩岸上有着柳林，

這裏在夏天可以聽見蟬鳴，

在冬天也不斷孩子們的蹤影。

孩子們把此地當成俱樂部，



我那時也是俱樂部的一員；  
我們有時圍起樹來捉迷藏，  
有時預備起宴席來，燒飯。

孩子們之中有一個黃牛，

他的父親本是抬轎的轎夫；

他的頭髮是黃的，其狀如牛，

因此得了黃牛的稱呼。

孩子們以黃牛爲可恥的賤種，

黃牛時聽着無端的惡語：

『你這黃牛，你不要討氣，

你，你是一個轎夫的兒子……』

黃牛似乎知道自己不能與人平等，

因此也就默默地忍氣吞聲，

有時被孩子們欺侮得太甚了，

便也就揮起拳頭來拚命。

那時我以為黃牛比別人都好，

他的那一副圓眼睛更令我發笑；

那時我的年紀還很小，

不明白黃牛到底賤在哪一條。

只有我一個人和他交好，

他們所給他的只是煩惱；

有時他們還譏笑着我說：

「你看，他同轎夫的兒子一道……」

我的父母還有點大量，

並不禁止我同黃牛來往。

有時我把他帶到家裏，

偷偷地給他幾塊米糖。

兒時的光陰就這樣地過去……

後來我進了鄰縣的高小學堂。

他的父親沒有錢送他讀書，

只把他送到孤寂的鄉間去牧羊。

我還記得我們臨別時的景象，

他的圓眼睛飽含着淚水汪汪；

他說他何嘗不想同我一樣，

怎奈沒有……有錢的爹娘……

他說他很願意進學堂，

學堂大概就同天堂一樣；

但是他現在只好去牧羊，

忍受那鄉間的雨露與風霜

從此我們隔離在兩地，

沒有重新見面的機會，

他大約幻想着我讀書的歡娛，

我也幻想着他那牧羊的孤悽。

從此我們就兩斷了消息，

我想寫信給他也無從寫起：

一年，兩年，三年地過去了……

我也就慢慢地將他忘記。

今朝友人提起黃牛的名字，

不禁令我發生無限的欣喜；

我便追問起我的兒時的朋友，

現在是否還生活於人世。

「我鄉的農民也有點興起，

他們不如從前那般的昏愚；

這個從前爲人所鄙棄的黃牛，

現在做了農民協會的執委……

「他專與豪紳做對，

任誰也不奈他何，

從前是轎夫的兒子，

現在變成了窮人的大哥。

『那一件事情最爲有趣，

就是他把姓劉的店門封閉；

他說姓劉的過去是好佬，

現在却到了倒霉的日子。

『他說這裏有的是白米：



有的是成堆的布疋，

挨餓的來拿米，

受寒的來取衣……

『他自身是異常地乾淨，

從不亂取別人的分文，

可是他爲着窮人們着想，

引起了豪紳們的仇恨。

『豪紳們在縣中請了官兵，

誓除此地方的惡棍，

黃牛雖然想逃走，

終于犧牲了性命……

從此吾鄉聽不見了黃牛的叫鳴，

窮人們如喪了唯一的魂靈；

農民協會封閉了，

豪紳們又重新彈冠相慶……」

友人說罷長嘆息，

我亦默默而無語；

不料被我久忘却了的黃牛，

現在又復活在我的心裏。

## 給某夫人的信

一

記得我們前年初遇在漢江，

正當着革命浪潮的高漲；

那時你還有一個革命的丈夫，

你也就和着他熱烈地狂囂……

你說你很愛讀我的文章，

很想見見我是生得如何模樣，

一旦無意中與我相遇着了，

這使你感覺得無涯的快暢。

詩人都愛聽着對於自身的敬慕，

我也就難免這種難免的心情：

當時我聽了你對於我的敬慕，

不禁更向你注射了我的眼睛。

我不知我當時給了你什麼印象，

也不知你對我發生了什麼感想……

可是你那玲瓏而活潑的神情，

令我相信你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

在漢江我認識了許多女郎，

有的也很能令我心神嚮往；

但是夫人呵，我實在地告訴你，

我並沒曾怎樣地將你放在心上。

我本是一個流浪的詩人，

我的行踪沒有一定的地方；

等到漢江的浪潮低落了，

我又重新流浪到舊日的浦江。

別後我不知你兩夫妻何往，

我也並沒打聽你們的行踪怎樣；

聽說你的丈夫『悔過了』，

聽說你也就因之改變了意向……

呵，在我們的這般時代，

這些事又何必多講！

也不知有多少少年人，

先前與後來的言行兩樣！……

## 二

是去年的夏季，有一日，

我在北四川路上閒視，

迎面來了一個女郎；

其面貌好像有點相識。

她經過我的身邊笑而不語，

我想開口又不好意思；

一時間我總是記不起，

後來我才決定了是你……

呵，你完全改變了服飾，

你穿着一身略現藍花的布衣，



往日華麗而時髦的女郎，

現在變成了這般樸素的樣子！

記得那一晚在亭子間裏，

你爲我訴起飄零的身世，

你說他飄流到南洋去了，

連你的生活都不能維持……

你說他『悔過』了還是失意，

世界上真沒有地方講理……

你說你已經將苦吃夠了，

而況且他未必是真愛你……

我看一看亭子間內的佈置，

不禁黯然生了同情的嘆息；

一顆易於感動的心呵，

幾乎令我爲你流了眼淚。

我說，請你別要傷悲，

請你領受我的誠意的助力，

如果你有什麼困難的時候，  
我決不會忍着心兒不理。

從此我們的友誼便日見親密，  
這對於我也是很好的慰藉，  
因為我是一個流浪的詩人，  
從此可解一解生活的孤寂。

三

但是，夫人，我並不愛你，

雖然你向我有過幾番的表示；

這並不因為你不是個可愛的人兒，  
而是因為我們的中間有點異趣……

記得有一晚在黃浦灘的花園裏，

那時半輪明月才初初地升起，

我們並倚着欄杆說東說西，

說到過去的生活以及將來的可懼。

你說人生沒有什麼意義，

頂好是快樂地過牠一世，  
如果能嫁一個有錢的丈夫，  
再不必問什麼革命與主義……

你說你已經疲倦了，  
沒有前進的勇氣；  
世界上儘有樂可尋，  
何必再做愚蠢的傻子！

我忽然正確地明白了。

我們原是不同的·人類：

你所需要的是安樂，

我所需要的却是別的……

有一天我過門訪你，

不料你久已搬去，

我就是想去尋你，

但不知你搬到那裏。

從此我們便兩斷了消息，

我很奇怪你的這般行爲：  
爲什麼靜悄悄地搬去了，  
向我連一個字兒都不提？

若說友誼不深，

但是你待我甚爲親密；

若說友誼很深，

現在你却離開我而遠避……

#### 四

昨天我徘徊在南京路上，  
忽然在人叢中看見了你的面龐，  
你穿着一身華麗的衣裳，  
你完全改變了舊日的模樣……

脂粉增加了你的容光，  
我不禁感覺到你美麗異常，  
但是夫人呵，我往日不曾愛你，  
現在更不能做這般癡想。



你與一個穿着漂亮西裝的少年同行，

你好像陶醉於他那隻挽你的臂膀；

你是那般地嫵媚，

他是那般地高亢……

我本待要前去招呼，

可是我終于沒有胆量，

誰個曉得你不至於說，

「誰認識你，你這流氓！」

呵，夫人，好好地享福罷，

因為這正合於你的夢想；

從今後可以不必自嗟命薄了，

就是把我忘記了也是應當！

我愛的她久已死亡，

夢破了恐無再圓的希望，

但是愛情並不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是在我的工作上……

我已是快要到三十歲的人了，  
現在正是我應當努力的時光；  
我懺悔我過去太浪漫了，  
現在我要拋去一切的幻想。

我不知將來你能否還讀到我的文章，  
就是讀到了恐於你也無關痛癢，  
因為從今後我們永遠地分開了，  
你享你的福，我為我的工作忙……

## 我應當歸去

來的時候是炎熱的夏天，  
轉瞬間不覺已是初冬了。  
在此邦匆匆地住了三月，  
我飽嘗了島國的情調……

島國的景物隨着季候而變更了。  
說起來東京的風光實在比上海好。

但是我，我不知爲什麼，

一顆心兒總是繫在那祖國的天郊。

那裏，也許沒有誰向我展着微笑，

那裏，也許給我的只有煩惱，

反不如在這生疎的異國裏，

我可以有着相當的自由而逍遙。

但是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我的命運已經把我的行踪註定了。

我應當歸去，我應當歸去，

雖然我的祖國是那般地不好……

曾經起過這般的心意：

我爲什麼不常在異國流浪呢？……

但是現在我感覺得我是怎樣地

不能，不能和祖國相隔離！

縱然那裏虎狼相奔馳，

縱然那裏黑暗得如同地獄，

我總是深深地相信着，

光明的神終有降臨的一日。

自然，我不是nationalist，

我所信仰的是國際的統一：

日本的工人，中國的工人……

他們對於我統統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的血液究竟是中國的血液，

我的言語也究竟是中國的言語，

如果我這個說着中國話的詩人，  
不爲着中國，而爲着誰個去歌吟呢？

我深深地深深地知道，

我所服務的或者對我訕笑，

我所仇恨的，那不用說，

更加要以仇恨向我相報……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並不因此而煩惱。



如果敵人能夠仇恨我，  
這已經證明了我爲着友人所需要。

詛咒那兇狠的劊子手，

我的祖國不是他們的窩巢。

祝福那反抗的貧苦者，

我和他們永遠地在一道……

祖國呵，被壓迫的祖國呵，

也許你了解我的効勞，

但是總有一日，總有一日，  
你會很親愛地將我想到。

只要有益於我所謂『偉大的』，  
凡我所有的我都獻給你：  
我的心靈，我的歌吟，  
以及我的女神的美麗。

歸去，歸去，我應當歸去，  
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裏，

在羣衆痛苦和反抗的聲中，  
我將找到所謂偉大的東西。

我不需要光榮的名譽，

我也不需要友人的敬禮；

只要我能盡一點能力，

那已經足以使我滿意……

什麼個人的毀譽？！讓牠去！

重要的不是在這裏！

但願在祖國的自由史上，  
我也曾濺了心血的痕跡。

## 寫給母親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於東京

曾憶起我離家的那一年，那一年的春天，  
那時是楊柳初綠，草兒初青，野花兒初露臉；  
在一個清醒明媚的朝晨，你送我一程又一程，  
我說，『母親，回去罷！』你說，『兒呵，你幾時才回來？』

你走送我，走送我到不能再上去的山巔，

你目送我，目送我到林木遮蔽着不能再見；

你只希望我，叮嚀我『我的兒呵，暑假早歸來！』

又誰知一別七年，到而今我還是未返家園。

就在離家這一年的春天，我離開了悲哀的祖國，

跑到那冰天雪地的冷土，探求那新邦的生活；

我是毅然地，冒險地，但同時又是偷偷地跑脫，

呵，我的母親，請你寬恕我，我沒有給你孛兒一個。

我經受了海船的顛簸，度過了驚人的炮火；

我喫飽了西比利亞的霜風，沐浴了荒漠的風波，

在飢餓，危險，寒冷，困苦之中我尋到了，

呵，我尋到了我的最後的目的地，夢想的北國。

摩西哥變成了我的親愛的乳娘，給了我許多培養；

摩西哥變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將留戀牠永遠不忘。

可是我還有我的母親，我還有我的原來的故鄉，

我遺忘不了悲哀的祖國，母親，我也不能將你遺忘。

過了四年，別了，我的親愛的乳娘！

過了四年，別了，我的第二故鄉！

我要回去看看母親，因為母親你正爲着我而惆悵；

我要回去看看祖國，因為祖國而今已弄得滿目荒涼……

歸國後，東西飄零，南北奔走，無所駐足；

祖國雖大，但是沒有地方給與我以安穩的勾留，

我屢次想回來親親我那清靜的美麗的家園，

看看那如黛的青山，幽雅的松竹，兒時游泳的河灣……

但是滿目荒涼的祖國，而今到處是炮火烽烟，令人胆寒，

家園的歸路久已不通，家園已非昔日的家園。

我的母親呵，我雖然想回來看看你衰老的容顏，

但是我又怎麼能夠呢？我只空有這回家的心願！

一年，兩年，三年，你的望眼將穿；

一年，兩年，三年，我的歸心似箭；

我要回來看看母親而不能够回來，

你要見見你的兒子而不能够相見。



呵！今日的中國乃一塊荆棘蓬蔓的荒原！

呵！今日的中國人弄得骨肉都不能團圓！

母親，我的可憐的母親，我的親愛的母親！

這將如何是好呢，難道說是命運使然？……

歸國後，匆匆地，茫然地，不覺轉瞬已三年，

這其間我所領受的羞辱，苦痛，真是不堪言！

母親呵，我現在只有向你哭訴，只有向你哭訴，

因為在別人面前示弱，乞憐，哀語，我心不甘願。

往日的朋友有許多發財的發財，做官的做官，

今日的朋友也不少投降的投降，丟臉的丟臉。

但是母親呵，你給與了我這一副鐵一般的骨頭，

我只知道倔強，抵抗，悲憤，頑固，至死也不變。

而今的世界貴的是強奪，卑污，下賤，拍馬與鑽營……

哪裏能容留我這一個倔強不化的，傲骨的詩人？

雖然是有許多往日的朋友肥馬輕裘地顯得多麼威榮；

但是母親呵，我得到的只是窮困，窮困與窮困。

照俗風，讀書原來是爲着褒揚父母，光耀門庭，  
但是母親呵，不幸你的兒子讀了書反遭窮困；

到今日我未寄過你點兒禮物，半個銅子！

異鄉的銀錢雖多，但是你的兒子沒有享受的福分。

曾記得幼時，幾個窮苦的母舅對我的希望，

他們希望我將來做官發財，改一改他們的窘狀；

可是而今我成爲一個窮困的流浪的詩人，

只得將他們的希望付與汪洋，請他們原諒。

母親呵！而今的世界到處可聽着窮苦的哀鳴，  
這哀鳴只逼得你的心軟的兒子神魂不定；  
他要爲着一般窮苦的人們多多地多多地歌吟，  
但無能力顧及幾個窮苦的母舅，自己的親人……

曾憶起幼時我愛讀遊俠的事跡，  
那時我的小心靈中早種下不平的種子；  
到如今，到如今呵，我依然如昔，  
我還是生活在令人難耐的不平的空氣裏。

不平的生活逼得我走入瘋狂；

不平的生活逼得我氣破胸膛。

母親呵，我抱怨你給了我這副鐵一般的骨頭，  
不能卑屈地追隨着那濁流的波蕩。

而今的世界是黑暗的地獄，兇殘的屠場，

只有無目的人能夠安居，心死的人方能觀望；

但是母親呵，我的目在明亮，我的心在緊張，

我怎能夠，唉，我怎能夠靜默着不發一點兒聲響？

我恨不能跑到那高入雲霄的崑崙山巔，  
在那裏做巨大的，如霹靂一般的狂喊；  
我恨不能傾瀉那浩蕩無際的東海的洪波，  
洗盡人類的羞辱，殘忍，悲痛與污點。

呵，我只恨，我只恨，我的心願大而能力小，  
我欲衝破重圍，而敵人據着堅固的營壕，  
我幾次負傷，我幾次心痛，我幾次悲號，……  
但是我呵，我終於不會爲羞辱的脫逃。

祖國而今變成了鬼氣森森的死城，

無論走幾步你都要嗅着血肉的羶腥！

往日的殺人是稀有的新聞，動人觀聽，

但是而今呵，這新聞已經不成其爲新聞……

今年的黃浦江中鼓蕩着血潮，

偌大的上海城但聞鬼哭與神號；

無數的弟兄他們就此被惡魔葬送了，

遺留下的，呵，只有這嗚咽的浪濤。

今年的龍華桃花盛行開放，

紅豔的花瓣兒隨着那春風飄蕩；

呵，這不是花瓣兒，這不是花瓣兒，

這是那些被犧牲的人們的血光。

母親呵，我簡直要瘋狂，我簡直要瘋狂！

我的這一點慈柔的心靈怎經得這般摧喪；

我幾番想道，我還是追隨着他們死去罷，

我真是再忍受不下了這些食人的魍魎。



我幾番立在黃鶴樓頭向着雲山痛哭，

我的悲憤助長了那滾滾的江漢的波流；

那滾滾的江漢的波流似乎嗚咽地說道；

「詩人呵，痛哭罷，祖國而今到了淪亡的時候……」

唉！不說起也罷，說起來我的心痛如刀絞！

我縱想到黑暗，我也沒想到會有黑暗的今朝。

什麼是正義，人道，現在只是殘忍與橫暴……

呵，我的祖國呵，難道說你的命運就長此以終了！？

我幾次想投筆從軍，將筆桿換爲槍桿，

祖國已經要淪亡了，我還寫什麼無用的詩篇？

而今的詩人是廢物了，強者應握有槍桿，

我應當勇敢地荷着武器與敵人相見於陣前……

呵，戰死了罷，戰死了罷，戰死在陣前！

死時的失敗，我相信，勝於活時的偷安，

這敵人，這敵人，我真不願與他們並立在世間，

不是我們被他們殺死呀，就是他們死在我們前。

我爲我自己羞，我爲我自己笑：

無用的詩人呵，你不能將祖國來救！

停止你的歌吟罷，不要空自做無力的憂愁；

焚毀你的詩篇罷，應顯一顯男兒的身手！

母親呵，我知道你不能明白我心靈的要求，

你聽了我的話，你一定將你的雙眉緊皺：

『我的兒，你枉自懷着這些悲憤與憂愁，』

這些都不是你應管的事情，何不罷休？

『什麼革命，什麼詩篇，我看都可以罷休，

歸來罷，我的兒，異鄉不可以久留；

家鄉有青的山，綠的水，幽雅的松竹，

家鄉有溫暖的家庭，天倫的樂趣，慈愛的父母……

『歸來罷，我的兒，異鄉不可以久留；

什麼革命，什麼詩篇，我看都可以罷休。

家鄉還有薄田幾畝聊可以糊口，

你又何必在外邊惹一些無謂的閒愁？

「歸來罷，我的兒，異鄉不可以久留；  
什麼革命，什麼詩篇，我看都可以罷休。  
歸來，歸來後免得我將你常掛在心頭，  
你也免得再受那飄零的痛苦……」

不，我的母親，你的兒吃慣了飄零的痛苦；  
家園的幸福雖好，但你的兒不能安受；  
我何嘗不想終身埋沒於山水的溫柔，  
遁入世外的桃源，離開這人間的疾苦？

但是我的母親呵，我不能夠，我不能夠！

命運注定了我要嘗遍這亂世的憂愁；

我的一顆心，牠只是燒，只是燒呀，

任冰山，呵，任冰山也不能將牠冷透！

一九二七，十，六。

## 新的露西

葉賢林著

那一種狂風已經過了，我們保全的很少。

數一數舊日的交情，很多的友人沒有了。

我重新回轉我的荒蕪的窮鄉，

這窮鄉我整整地有八年未歸了。

我喊誰呢？我同誰個分一分

那種悲苦歡欣——我還在人世間生存？

這裏就是如木鳥一般的風車

也立着不動，向我閉着眼睛。

這裏我誰個也不認識，

那些曾憶念我的，現在久已忘記。

往日的我的家園的故屋，

現在遺留的只是些灰燼的殘跡。

而生活是這樣地沸騰。

環繞着我的來往一些

年老的與年青的人們，

但是我却没有向什麼人可以致敬，

無論在誰個的眼睛裏都是陌生。



於是在我的腦海裏起了波浪！

這難道說是我的家鄉？

這一切是夢的景象？

在這裏我宛然成了一個孤寂的旅客，

來自那逍遙的異邦。

唉！這是我呵！

我是這一鄉村的公民，

或者這一鄉村也就因此而要出名：

在這裏曾經有一個女人，

生了一個俄羅斯的撒爛污的詩人。

但是思想的聲音向我的心靈說道：

「醒醒罷！什麼東西得罪你了？

這不過是茅屋中的別一輩的人們，

他們爲新的光焰所燃燒。」

「你已經有點凋謝了，

別的青年歌着別的歌吟。

他們將成爲更有趣味的人們

已經不是一村而是全地球做他們的母親。」

唉，故鄉呵！我成了一個怎樣可笑的人！

在憔悴的腮龐上飛漲着枯燥的紅暈。

同鄉的言語對於我是毫不分明，

在自己的疆土內，我宛然是一個外邦人。

我看見：

星期日的村人，

聚集於村鎮，就如進廟堂一樣。

用着粗糙的，不淨的言語，

他們討論自己生活的狀況。

已經夜晚了。金色的暮光，

覆蓋着灰色的田場，

牛羊歸欄了，

牧童隨着晚風歌唱。

一個跛足的紅兵，

回憶着過去的事情，

向人們訴說布炯將軍的面目，

及紅軍們如何佔領了別列可浦。

『我們將他們——一、二、三、四、……』

只打得他們落花流水』……

這使得樹木也將枝葉豎起，

女人們驚訝得難於自己。

從山上走下來一隊青年團員，

他們按着手琴，好像樂意無邊；

他們歌唱着白德內宜的詩歌，

活潑的歌聲震動平原。

呵，這是怎樣的國度呵！

在詩中我如何能說

我與民衆有着很厚的友情？

此地不再需要我的詩了，

是的呵，我自己在此地也成了廢人。

唉，怎樣呢？

請原諒我罷，親愛的故鄉！

我已經於你有點効勞——我已經滿意了。

讓今天他們不再歌唱我罷，——  
當我唱時，那時我的故鄉是病了。

我領受一切。

凡是有的我都受領。

我準備照着開關的道路前行，  
將全身心都獻於十月和五月的命連，  
但我要留下的只是親愛的鳴琴。

我不給與她到任何人的身手——

不給母親，不給妻子，也不給朋友。

僅僅她交給了我自己的聲音，

也只有她僅僅爲我而溫存地歌吟。

煥發罷，青年人！康健罷，你們的身體！

你們過的是別一種生活，你們歌的是別一種歌吟。

而我走向那孤獨的寂境，

永遠地去平一平我的暴躁的魂靈。

但是就是那時候，



當全宇宙完全地

經過了民族的仇視，

消滅了痛苦與虛偽，——

我還是將全身心地

歌吟着

那地球的六分之一，

牠的簡短的名字叫做『露西』。

## 在火中

—

亞歷山大洛夫斯基著

那時又是害羞又是歡欣，

在我們這些粗魯的人們中間，

你拿起槍來瞄準，

緊緊地擠着你的左眼。

你預備充當一個兵士，

我常暗暗地注意你，

我想算做你的兄弟，

爲着要覺着多有點力氣……

會談論過許多不相干的事情：

談論到戲院，也談論到南方的夜裏……

在你臨別的灰色的眼光中，

令人感覺得你是那樣天真而又固執……

## 二

驚慌的，恐怖的時日，

南方的，勇敢的兵士……

火車頭的烟筒是很高傲地叫號，

火車站瀰瀰地爲着烟霧所籠罩……

緊緊的密密的行伍

在狹窄的月台上站立；

火車廂張着大口

將兵士們很迅速地吞食……

我與你的傲慢的眼光相遇，

顫動了豎起的雙眉……

別了！別要忘記！

我爲你預備着奠禮。

血液迷濛着時日，

饑餓廢除了牙齒；

弱者生活於希望裏，

常恐怖佈滿了人世。

生活因太緊張了而無力。

也沒有燃料，也沒有煤。

可是對於怯懦者，唉，

一天一天地只有不好的消息。

死亡者枕籍，

墳墓的數量是日漸地增長，

生活爲死亡所侵佔住了，

唉，該消滅了多少力量！

在生活裏沒有了溫情的東西——

戰爭已經成了平常的事體，——

在那遙遠的雪原上，

染印着鮮紅的血跡。

四

裝甲的列車，

張着猙獰的大眼，

開向了前線。

那等待是很不耐煩，

當東方快要發白了，

朦朧地已看見了天邊……

謹慎的電報的語句

鼓動了這窮鄉僻壤的驚慌，

陡然發生了莫明其妙的緊張；

在市場上，聚集了許多人羣，

他們輕輕地，然而很多地談講，

有的抱着善意，有的在怨望。

一隊一隊的軍隊

接連着開向南方與北方，

到那緊要的障地；



我們曾相信：我們總歸要勝利！

俄羅斯在自己的胸坎上，

已經樹立了永遠幸福的權利！……

## 五

啊！有一天在輸送

病的與受傷的兵士，

我與你的灰白而失神的目光

無意中相遇。

忽然我的喉中如生了什麼東西也似的，

我走向堅硬的石壁；

你將左手伸向我，

唉，那時我是忍不住了眼淚。

人們將你抬入醫室，

我忘記問你關於什麼重要的東西；

我跟踉地在昏迷中來去，

喪失了氣力。

我不會知道，你對我是這樣地寶貴，

這時才覺得我是怎樣地對你。

火車在震動着，

我的心兒就如受了打擊……

## 六

在行營的病室裏是異常地靜寂，

一個老看護婦坐着不出一點兒聲息；

太陽的光就如銀灰鼠一樣，

穿繞過這屋宇沿前的白柱子。

你向我輕輕地述語，

你的微弱的聲音有時覺得嘶碎；

一切的恐怖都消逝了，

幻想又重新穿上了綠衣……

滿城爲勝利所沉醉，

死者的血已潤澤了土地……

這些吼叫的時日

向歐洲散佈了震動的標語……

七

重新又是車站。

你向着非常的幸福而微笑。

在火車廂的大口中，

又重新飛出「烏拉」的喊叫。

你第二次又開走了；

燃燒着幸福的紅火……

在這些時日內

沒有個人的生活……

八

……死了！……

這又有何言呢？——

一點血痕

將化成鮮豔的寶石，

閃耀於紅色的旗幟；

偉大的——將永遠不死，

呵，該有多少少年人

飲着不死的酒漿，

和那光榮的玉液！……







# 歌 詩

野 揚 揚 瓦 春 良 浪 露 食  
草 集 集 集 釜 鞭 鞭 夜 客  
夢 水 集 集 集 花 絲 與  
年 卷中 卷上

魯迅 實價四角著  
劉半農 實價四角半著  
劉半農 實價六角著  
劉半農 實價四角著  
冰心女士 實價五角著  
石民 實價四角著  
C F 實價五角著  
謝康 實價四角著  
李金髮 實價六角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0599B

2

2127